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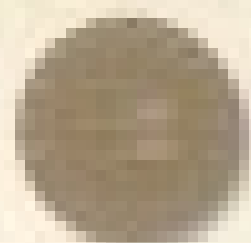
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

财主底儿女们

(下)

路翎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

财主底儿女们

（下）

曹湜 著

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



財主底兒女們

(下)

路翎 著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财主底儿女们

第二部

第一章

七月七日是一个浪潮，八月十三日是一个更大的浪潮，于是开始了民族战争底洪流。战争，是在死伤了数十万人，流徙了数百万人之后才固定；这个强大的浪潮祛除了笼罩着全中国的各种怀疑。这数十，数百万人，从各个社会层，各个家庭——各样的环境出来，接受了为他们所期待，亦为他们所恐惧的命运，于是全国的生活强烈地变动，而战争强固了。代价是无比的庞大，所以战争将持久，直到获得了这个民族所愿望的结果。

战争将是桥梁，这个民族要从此岸达到彼岸。虽然这个彼岸，在开始的时候，是朦胧的，只存在于这个民族底愿望中。正如人过桥的时候，彼岸是朦胧的，但由于情热和痛苦，这个人心中有光明照耀；他是逐渐地看清了彼岸。果实成熟，就会落下来。

上海撤退以后，江南平原上的空前的溃败巩固了这个民族底信心：这个民族知道了它所承担的是什么，毁灭了后退的路，上了桥。

秋末，中国军退出上海，在南京和上海之间没有能够得到任何一个立脚点，开始了江南平原上的大溃败。十一月

末，敌军进入南京近郊。

蒋纯祖和朋友们在上海战线后方工作。上海陷落时，军队混乱，蒋纯祖和一切熟人失了联络，疾速地向南京逃亡。蒋纯祖，是象大半没有经营过独立的生活，对人生还嫌幼稚的青年一样，在这种场合失去了勇气，除了向南京亡命以外没有想到别的路。他是没有一点能力，怀着软弱的感情，被暴露在这个各人都在争取生存的残酷的世界中。

最初，蒋纯祖跟随着一支军队。这支军队给了他以大的经验：他底热情的倚赖是遭受了可怕的打击。在发觉这支军队可能拿他当作牺牲时，他单独地转向南方。随后他遇到了另一支军队，这支军队较整齐，答应他一个工作；但在敌人越过苏嘉线时，这支军队向江边移动，蒋纯祖怯懦地从它逃亡。在镇江附近，他加入了难民们底团体。

敌人是跟随在他们后面，差不多和他们同时到达南京外围的。蒋纯祖饥饿，褴褛，极度疲惫，在十二月初，到达了南京城。蒋纯祖逃入大姐夫傅蒲生底住宅，打破窗户逃进房，在整齐地铺着的床上倒下——傅蒲生夫妇，象大半的南京人一样，是以为不久便可以回来，而没有来得及把一切东西都搬走的——很可怜地睡着了。直到第二天黎明，他才被敌机投弹的大声惊醒。

蒋纯祖醒来，寒冷而饥饿，被一个月来的可怕的逃亡和眼前的孤独所惊骇，恐怖而哀怜，哭了。蒋纯祖，是用这个伤心的哭泣，来结束了他在投向世界的最初的经验：这个世

界是过于可怕，过于冷酷，他，蒋纯祖，是过于软弱和孤单。

他绝望地走到街上去找寻食物。他看见，一个兵士，吃了面饼没有给钱，并且打那个要钱的小贩，接着他看见，另一个兵——这个兵褴褛而矮小——，目睹了这场行凶，走近来，替那个行凶的家伙付了钱，阴沉地走开去。蒋纯祖，对行凶的兵和给钱的兵同样怀着敬畏，站在冷风中。那个给钱的兵看了他一眼，向他说，敌人已经占领淳化了。他点头，表示明白，他听见远处有爆炸声。

于是他吃了面饼，从那个给钱的兵，感染了那种阴沉——他觉得阴沉可以拯救他底软弱的生命——走回来。那个褴褛的兵士在荒凉的街道中和在周围的爆炸声中走开去的情景，以后他永远记得。

在平常，如此荒凉的景色，和那个在荒凉中不动声色地走开去的褴褛的，矮小的兵——蒋纯祖觉得他是在走向爆炸声，走向死亡——是会叫蒋纯祖极端凄凉的，但现在蒋纯祖不敢有感情。他看着这个兵转弯，然后他看见一辆疾驰的军用汽车，淡漠地想到在他们面前和自己面前等待着的是流血和死亡，走了回来。

傅蒲生家底邻居已搬空，侧门敞开着，蒋纯祖就从这侧门出入。院落里，是狼藉着字纸，破絮；在垃圾中有一只雏鸡底尸体。天阴沉，无风，然而寒冷。院落和墙壁，因为寂静，呈显出单调的灰色。蒋纯祖站下，看大姐底家屋，并看自己从那里出入的那个窗户。他想到，就在三个月前，这里还有着眼泪，责备，抚慰；就在三个月前，他带着幻想和雄心

出发，认为自己决不回顾这个家屋。于是他想到，他底那些绝对的愿望，是不再有实现底可能；他是被遗弃了。

在蒋纯祖离开的时候，南京是兴奋而热烈，而且，蒋纯祖觉得，很安静；在他带着可怕的经验回来的时候，它，南京，是加深了他底经验。南京是在敌人炮火底射程内，街道和住宅荒凉，象蒋纯祖所看到的那个兵士一般阴沉。蒋纯祖觉得一切是进展得太快——他决未想到南京会在敌人炮火底射程内——而自己是生活得太疾速：他决未想到他会在三个月内便完全丢弃了往昔的一切，而学习到那种阴沉，被迫接受新的命运。

蒋纯祖是觉得这个世界底速度太可怕，象以前觉得这个世界太迟笨一样。这个世界，是越过了他底热烈的，年青的心灵所要求的：如人们所看见，如他自己所知道，他底心是并不曾准备这样冷酷的毁灭的，虽然在离开南京的晚上，他祈祷毁灭。在那种浪漫的，停顿的感情遭受了打击后，蒋纯祖是被迫明了了自己。因为这，他对那个矮小的兵士底态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蒋纯祖虽然短促地想念往昔，哭了起来，却并不真的想往昔回转的。纵然在如此的绝望中，他也感觉到他心里是有了新异的宝贵的东西，并觉得将要领导他走更艰苦的道路的，正是这种东西。蒋纯祖，是象大半青年一样，毫无疑问地顺从了他目前所处的世界，即战争的毁灭的世界。象他在三个月前顺从那个浪漫的，热烈的世界一样。

他未考虑他此刻应该怎样；他只是在不意识中，对他自

已和他所处的环境作了一种紧张的精神活动。他是理解了这个环境底本质，即无情而阴沉。于是这个感情丰富的，多幻想，软弱的青年，在某种努力下，被所谓阴沉这种东西伪装了。他想，在此刻，一切人都是可怕的，自己也是可怕的；一切善良，象一切恶意一样，是可怕的。蒋纯祖，没有象平常一样经过那种道德底激动，在哭泣后，在遇见那两个兵士以后，便信仰一切人都应该凶恶，或应该被凶恶伪装了。他认为，那个矮小的兵底给钱，并不是一种善行；而那粗暴的兵士底行凶，并不是一种恶行；正象他在途中所经验的，那两个兵士，是由于某些偶然的机缘，便会毫无保留地调换位置的。人类底情操，是变动得象江南平原上的战争一样快。或者说，人类底情操，是不变的；罪恶和善良总是那么多，而一切人都倾向利己，在毁灭中便倾向残酷。

这种内心底思索，对于蒋纯祖，是比他此刻将如何这个问题更重要。蒋纯祖是那种诚实的青年：在这个时代底教养下，诚实于他认为对于生命是重要的东西。现在，在远处的爆炸声中，在冷风中，在绝望中，他认为这个世界底善与恶的问题是最重要。他认为，正是因为没有理解这个问题，他底某些行为才那样可耻，正是因为不明白善与恶，他底心才如此绝望。

他是站在这座荒废了的住宅中，不感觉到形势底急迫，思索着善与恶。他是从凄凉中站了起来，怀着奇特的戒备凝视着面前的门窗，想到在这些门，这些窗户中，在几个月前，是怎样地充满了生活底纷扰，充满了公开的笑声叫声和

秘密的眼泪，充满了蒋淑珍底慈祥而悲苦的努力和傅蒲生底酒醉的喧嚷——他是在想到这些的时候，想着善与恶。他觉得他以前毫未理解到这种生活底善与恶。他想到，蒋淑珍底慈祥与爱护，不但丝毫不能影响他底命运，并且徒然地增加他底苦恼，——他是想得很冷静，虽然他刚才还为这些啼哭——所以，对于他，不是善行也不是罪恶。而对于那个比他还要利己的大的世界，更不是善行或罪恶。但对于蒋淑珍自己，他冷静而遗憾地想，是善，也是恶。

听到远处的飞机声和爆炸声，他想到，在他前面布置好了的，是流血或死亡。他想，在毫无牵挂的时候，为这个民族而死，和敌人战斗而死，是应该的，但不是善或恶。对于这个民族，将是善，但对于得不到光荣——即使在绝望中，蒋纯祖还是有对光荣的渴望——的自己，却不是善。蒋纯祖想，人们首先只能感觉到自己，在死亡的时候，更是只感觉到自己。人们必须安慰自己，那安慰，必须得自光荣。

“但是刚才的那个兵，他在火线上，也想到光荣吗？不，他是阴沉，他是仇恨，”蒋纯祖痴呆地想，倚着窗口，站在冷风中。“但仇恨就是光荣，觉得自己是为了什么，就是光荣！觉得身后有很多，很多的人！虽然这很多很多的人有时候也是仇人！”他嗅鼻子，用冻裂了的脏手揩鼻涕，“但是我为了什么？难道真是自私地为了光荣！我怎么感不到在我后面有很多很多的人！”他痛苦地想，发呆地望着前面。

有钝重的爆炸声传来，他紧张地谛听。

“啊，对了！他们在抵抗！我们在抵抗！那么我现在感

到很多的人了！”他想，幸福的微笑出现在他底发红的眼睛里和冻裂了的唇边。

他继续听见爆炸声。他独自寻乐似地抖了一下身体。然后他不动，望着前面。

“啊，我现在多么安静，等着敌人来吧，我多么安静呀！”

觉得自己不再胆怯，觉得自己已补偿了以前的一切怯懦，蒋纯祖有短促的幸福。在那种心灵底紧张的反省后，蒋纯祖觉得一切都安排好了，感到幸福。他觉得他底从上海逃到南京来，是对的，因为只有在逃亡后，他才有这幸福和认识；虽然在这个逃亡里是充满了可耻的怯懦。

他忽然听见街上有紧张的骚动声。他跑到门口，看见了通过街道的散兵和难民。教导总队底骑兵驰过，难民们拥到街边。

那一小队骑兵，是戴着钢盔，露出冷酷的面容——蒋纯祖觉得那些钢盔是特别的沉重，觉得他从未见过比这更冷酷的面容——马腿上有泥泞，象快艇分开江波似地，分开难民们和散兵们，发出一种可怕的声响，在冻结的石块路上急速地驰了过去。寒冷和静肃中马蹄底尖锐的声音，给予了严肃的，严重的印象。而在这种严重中，蒋纯祖觉得这一队骑兵，冷酷的人类与泥泞的马匹，是有一种特殊的、无上的美丽；他觉得，正是为这美丽，人们践踏别人，并牺牲自己底生命。

骑兵过去后，有四辆战车发出轰声，迫切地通过街道；它们把石块路压陷下去。难民们在屋檐下偷偷地溜去。有

爆炸声，远空有浓烟在舒卷。接着有轰炸机底沉重的声音和附近地面上的机关枪声。从难民们中间，叫出了一声尖锐可怕的声音，于是所有的人，原来呆呆地站着的，都逃跑起来。有两个男子逃到蒋纯祖所站的门内来。

蒋纯祖觉得一切是严肃而动人，没有什么可怕！他很懊悔，在上海的时候，没有这种勇敢的心情。他未注意到有人溜进门。但他听见了一声愤怒的、野兽的叫声。

他回头，看见一个穿得特别厚重的老太婆——蒋纯祖认识这个房东老太婆，并理解她为何穿得如此厚重——飞速地蠢笨地在院落里奔跑，举着木棍向那两个闯入者奔来。她用可怕的声音吼叫着，暴跳着，在沉重的炸弹声中凶恶地保卫着她底祖传的家产。那两个穿短衣的，商人模样的男子，象惧怕猛兽似的迅速地逃了出来。

蒋纯祖，无故地感到荣耀，走进门。老太婆向他冲来，他露出严肃的笑容，站住不动。

这个老太婆，是此刻南京底无数的家产保卫者之一。她认出蒋纯祖的时候，便站住，但她并不奇怪，并不希奇他底狼狈的服装，面孔，头发，和其他一切不幸底表征。她是显得非常平淡，她摇了摇手，接着她叫起来，责问蒋纯祖为何打开门。蒋纯祖严肃地笑着，未及回答，敌机已越过低空，而在一种可怕的嘶声中，一颗炸弹在近处爆炸。蒋纯祖伏倒，觉得瓦砾和木片，甚至弹片，落在自己身上，蒋纯祖，觉得弹片落在自己身上，嘴边露出轻蔑的笑纹，但同时他朦胧地看见，那个房东老太婆在尘砂飞扬中依然不动地站立着。敌

机过去，蒋纯祖迅速地站起来，未及检查自己底身体，看见那个穿得特别厚重的老太婆在尘砂飞扬中僵硬地倒下去了。

蒋纯祖跨过去，蹲下来。蒋纯祖突然伸手摸老太婆底表情恐怖的脸，发觉她死了。同时他觉察，右边的墙壁粉碎，从墙壁外面，有浓烟挟着火焰升起来。

院落里顿时充满了辛辣的浓烟。蒋纯祖又摸了一下那个可怜的老太婆——他想起，她是异常刚愎，时常无端地干涉蒋淑珍底家政的；她总是大声申诉。这样好，那样不好，他记得，大姐总是焦躁地笑着，听着她——在浓烟中跳进窗户。

他用尽他自己吃惊的大力打碎了一口箱子，检查里面的东西，终于他选了傅蒲生底一件黑呢大衣，脱下自己底破烂的棉大衣，穿了起来。他跳出窗户，在浓烟和燃烧的炸裂声中注意地绕过老太婆底尸体跑出门。

蒋纯祖跑到大街上。这是十二月六号，在淳化各处已开始了残酷的争夺战。中国军底司令部遗弃了，或失去了，南京外围底大部分重要的据点，囤兵于城内，这些军队将除长江以外无退路。指挥不统一，南京是在可怕的混乱中；然而走到太平路上，蒋纯祖发现南京是在阴沉中；一切力量都发露了出来，在大街上阴沉地流动。

各处有火焰，远处有连续的爆炸声，近处有高射炮底孤军射击。浓烟弥漫了天空，浓烟在强劲的冷风中飘荡，房屋瓦砾场和道路呈显着特殊的灰色；每一扇门都紧闭，呈显出

特殊的萧条和阴沉。在太平路上，有大群黑的褴褛的军队和军用卡车向中华门底方向走；有难民们底凄惨的乌合群向挹江门或水西门底方向走。而有一些和逃亡的心理搏斗着的，无处可去的男子们，则从家中出来，大街小巷地紧张地乱走：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走，谁也不能说明。

而这一切流动，都是静悄悄的；在各种炮火底声音下，更显得是静悄悄的。在各种人们中间，是混杂着一种特殊的人物，那是卖食物的穷苦的小孩和男子们，间或也有妇女；他们是冷酷而决断；他们是，以生命做本钱，索取高的代价。他们表明：无论经过怎样的炮火，他们是还要活下去的，南京，是还要活下去的，一如它曾经活过来。

大量的军队，大部分是狼狈不堪的，河流一般在街道上流动；他们是走向和人们相反的方向。他们是特别地阴沉。蒋纯祖好久在街边站着，等军队通过。在看见小小的，标志着龙或虎的战车时，他总有激动；他记得，在城外那个中学读书的时候，他时常看见这些战车在公路上行驶，在黄土路上印出深深的轨迹；他每次总激动，想到这些战车底前途。现在他是象看见了这种亲密的朋友一般，这个朋友悲壮地向他表明了自己底现在的，和将来的处境，并使他想到他们往昔在乡野中的凄凉的友谊。

蒋纯祖是昨天从下关进城的，经历过那里的困难，所以现在向水西门走。但道路时常被阻塞：有时被火焰阻塞，有时被军队阻塞，有时被从难民们中间发生的恐怖阻塞。这样一直到晚上，蒋纯祖疲倦，饥渴，昏迷，挤在无尽的难民和车

辆中间出了水西门。

夜里依然行走。背后是南京城底鲜明的火光。第二天黎明，蒋纯祖无力，和很多人一样，在离南京三十里的一个村庄里，在一家屋檐下睡了下来。醒来的时候，天在落雨，他继续行走。那无穷的难民，是象决堤的水流浸到旷野里去一样，在各个道路上分散，在第二天的行程里便显得稀薄了。第二天下午，剩下来的人们遇见了溃乱的兵群，在恐怖中向各个方向逃奔，有的妇女们就在地上睡下来，声明再也不走了。蒋纯祖，在昏乱中——他是开始了他底求生的长途，除求生外再无别的意念——想到和人群一起逃奔是不好的，独自向荒野逃亡。晚上他到达江边，在江岸上绕了一圈，没有力气再走，在江边的一个荒凉了的村庄中停了下来。在仔细地察看了周围，掩藏了自己底身体以后，他便睡着了。他是睡在潮湿的稻草堆中，他是象所有的人一样，明白自己底生命底可贵，而显出人类和野兽所共有的简单的求生本能来。

一个软弱的青年，就是这样地明白了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自己底生命和别人底生命，就是这样地从内心底严肃的活动和简单的求生本能的交替中，在这个凶险的时代获得了他底深刻的经验了。一个善良的小雏，是这样地生长了羽毛了。现在他睡去了，睡得很安宁。冷雨在夜里落着，飘湿了稻草堆；他深藏在稻草中。

深夜里，村里有激烈的犬吠，他醒来，偷偷地爬起来。他看见擎着火把从村中匆匆通过的一群散兵。这些兵一律破

烂可怕，在阴惨的火把下，显出他们底疲惫乖戾的脸和燃烧的眼睛。……

散兵们通过后，蒋纯祖悄悄地走出稻草堆，走到村外，看见了灰白的江流，听见了水流声。他向南京底方向凝视，周围是凶险的寂静和荒凉，他看见了南京天空上的暗红的，阴惨的火光；他并且看见，在地平线后面，有两股细瘦的火焰笔直地竖立着。

他长久地凝视火光和火焰，在最后，遵照着这个时代底命令，他露出了轻蔑的，严厉的笑容。他是象这个时代的大半青年一样，只要有力量，是总在责备着他底祖先，他底城市的。

“毁灭！好极了！”他说，笑了一声。

蒋纯祖是即刻便明白，这种毁灭是如何的彻底了；而在以后数年，便明白，这种毁灭，在中国是如何地不彻底，以及不彻底的可怕，以及没有力量再忍受毁灭的可怕了。

第二天，蒋纯祖沿江岸孤独地走去：他是惧怕着任何人。他底样子是异常狼狈。他是象囚徒一般满头长发，在肮脏的脸上有不短的，柔软的须毛。对于胡须，他是没有经验的，因此在摸到这些不短的须毛时，他有近于恋爱的激动。他是穿着傅蒲生底旧呢大衣，弄得满是泥水；在里面，是穿着一件生虱子的红色的毛线衣——这是在他过十七岁的时候，蒋淑华送给他的礼物——和一条破烂的军裤。他是赤着脚：鞋子是早就抛弃了。